

内部参考
供批判用

西藏简史

〔英〕黎吉生 H. E. Richardson 著

李 有 义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历史研究室
民族学研究室

一九七九年七月



内部参考
供批判用

西 藏 简 史

〔英〕黎吉生 H.E. Richardson 著

李 有 义 译

H. E. Richardson.
A Short History of Tibet
(Tibet and its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1962.

译者的话

这部《西藏简史》是1962年在西方出版的一部关于西藏的通史性的著作。作者黎吉生 H. E. Richardson（一译理查逊），从1936年到1950年曾担任过英国驻江孜和拉萨的商务代办等职，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他继续以印度商务代办的身份留在拉萨，直到1950年西藏临近解放时才被迫离去，他前后在西藏住过十多年，在这期间，他与西藏贵族中的亲帝分子勾结进行分裂活动，妄图使西藏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但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帝国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梦想终于破灭了。

作者在序言中表明，是他在听了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辩论西藏问题以后写的，他感到世人对西藏特别是西藏的历史知道的太少了，以致联合国大会未能作出有利于西藏叛乱集团的决议和行动。因此，这位侵略西藏的老手感到不满意了，他自告奋勇地出来写书，还恬不知耻地自称，这书是以西藏人的观点来写的。他所自称的西藏人的观点并不是真正西藏人民的观点，而是帝国主义和叛匪集团分裂主义者的观点。

作者用歪曲了的和拼凑来的史料妄图证明西藏从来就是一个“独立国”，把西藏的解放说成是被“共产党中国侵略和占领”。他还给西藏的叛匪集团打气，向他们鼓吹大民族主义思想，如在古代史一段中，对唐朝与吐蕃的友好往来只

字不提，对吐蕃一度攻入长安则大书特书，把唐朝给吐蕃馈赠说成是进贡，好像唐朝是吐蕃的属国。对元、清两代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他无法否认，就妄说这是西藏与蒙古族和满族的关系，把历史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诬蔑我们在西藏的建设事业和藏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民主改革，极力替农奴主阶级涂脂抹粉，把民主改革前的黑暗残酷的农奴制社会描绘的像“乐园”一样。最后他还给叛匪集团出主意，说西藏的一线生机是它的宗教。最好不要把外逃到印度的西藏人分散开来，让他们住在一起过他们传统的宗教生活，甚至说千万不能给西藏人灌输西方的概念，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了西方的概念，这一线生机的宗教就保不住了。他妄想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搞起一个小“西藏国”，利用叛匪集团对西藏进行颠覆和破坏。这就是作者的本意。

这本书从学术价值来衡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蛊惑人心、混淆视听方面却起着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它是帝修反和叛匪集团用来攻击我们的一件武器。因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必须进行战斗，彻底批判这部书中的谬论，揭穿它对历史的歪曲和捏造，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此。

本书除正文外还有一个较长的附录，主要是历来有关西藏的条约，这些早已见于我国的文献和有关西藏的书刊中，我们只把目录译出备查，全文从略。另外还有一个极其简略的年表，参考价值不大也略而未译。

本书在1964年已译出，全书是由赵范同志校的。

译 者

1978年11月30日

• I •

序 言

听了1959年10月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上关于西藏问题的辩论，我深感需要一本关于西藏一千三百多年来继续不断的发展，以及西藏人的背景、性格和观点的历史指南。我的这本书就是想满足这个要求。它是为一般读者写的，因此我没有附大量的脚注和详细的引文，但任何人想查对书内的证据，可以很容易地从书尾的书目中找寻。

我所写的情况和制度限于1950年以前我所见到的。中国共产党侵入并占据了这块地方，进行了扫荡般的改革，1959年3月的悲剧性事件和历史悠久的政府形式的被废除，达到了顶点。因此我就不得不使用过去式了。

藏文字和人名都是用语音学的办法译的。音译原来的拼法对研究西藏的学者们是不必需的，而对一般读者只能引起混乱。

我非常感谢几位西藏朋友多方面的帮助，我更感谢前印度政府外交部长卡罗爵士（Sir Olaf Caroe）和《山峰与喇嘛》一书的著者马尔可·巴力士先生（Mr. Marco Pallis），他是一位西藏生活和宗教问题的专家。他们看过这本书的原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他们的许多建议都已体现在书内了，如果有任何错误的话应当由我自己负责。

黎吉生（H·E·Richardson）

1961年11月

西藏简史

目 录

序言

一、西藏的背景·····	(1—22)
二、从古代法王到达赖喇嘛(630—1642)·····	(22—35)
三、西藏成为满洲的保护国(1720—1792)·····	(35—50)
四、西藏的封闭门户(1792)·····	(50—61)
五、西方的入侵·····	(61—78)
六、西藏独立的恢复(1912)·····	(78—92)
七、西姆拉条约(1914)·····	(92—104)
八、与英国的紧密联系(1920—1933)·····	(104—120)
九、王位中断时期(1933—1940)·····	(120—134)
十、保持中立(1940—1946)·····	(135—147)
十一、变动的风暴·····	(147—159)
十二、共产党占领西藏·····	(160—181)
十三、西藏的暴动·····	(181—199)
十四、中印关于西藏边境的争执·····	(199—209)
十五、流亡中的西藏人·····	(209—217)
附录(略)·····	(218)

一、西藏的背景

概况

关于西藏的地理范围没有一致的意见，这个国家只有一小部分地区经过测量，从来也没有进行过正式的人口普查。面积和人口数字只能是估计，而且由于所根据的资料不同差异也很大。

柏尔爵士这位知名的英国权威，曾把西藏分为“政治的”和“民族的”，本书第二页的附图〔译略〕，就是依照这种分别作的。有影的地区是政治的西藏，西藏政府统治这一地区直至1951年。另外在北部和东部虚线以内的地区是民族的西藏，这里过去曾经完全是藏族居住的地方，今天他们仍然居于多数。在这个大范围里政治的西藏曾经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期进行过统治；大部分地区是由地方的僧俗首领统治着大小不同的地方。从十八世纪起这些地方就受到汉族的零星的渗入。但不论实际权力在谁手里，拉萨的宗教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每年有大量的布施送给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把这些遥远的寺院联合起来，也加强了各地藏族人民的血族感情。

几条放射线表明在几个世纪里政治的西藏曾经越过了民族地区的界线；但在十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就结束了。

本文内所指的西藏是指政治的西藏。作另外解释时，可以从叙述本身看出来。

地理

政治的西藏大致位于北纬 28° — 36° 和东经 79° — 99° 之间。地势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倾斜，它形状像一个握住的拳头，手腕在东部，它三面为大山所限。北部是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西部是喀拉昆仑山和拉达克山，南部是蜿蜒 1,500 英里的喜马拉雅山。只有东部的山岭屏障有一个缺口。扬子江、湄公河、萨尔温江从这个地区的北部发源，经过空旷的高原流入南部的平行峡谷里，造成了和大山一样的障碍。

整个面积大约有 500,000 方英里。其中大部分，可能有四分之三，是大山和荒原，在海拔 16,000 呎以上的地区只稀疏地分布着一些牧民。南部包括很多河谷，海拔在 15,000—9000 呎之间，是西藏主要的农业区。

一个早期的诗歌，作于九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把西藏描写成为“雪山的中心，大河之源；高大之国，纯洁之地”。这是一个真实的描写，因为环绕着它的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而被它们包围着的高原是亚洲一些最大的河流的发源地。在西南部相距不到 80 英里的地方印度河和雅鲁藏布江（印度称布拉马普特拉河，阿萨密东北部称为‘第杭’河）就在这里发源，这两条河东西背道而流，穿过万山流入印度平原。东部还有更多的河流穿过几乎不可逾越的丛山—如卡利甘达克河，崔苏里河 Trisuli，阿仑河，马纳斯河，苏班什里河（Subansiri）—这些河所切成的峡谷从印度是无法进入的；通道只能越过海拔 15,000—18,000 呎的山口，但从西藏高原下来是比较容易的。

东北部发源的扬子江，湄公河和萨尔温江（黄河发源于

民族的西藏而非政治的西藏)在进入南部平原以前流过了很多荒原和山地，它们在西藏的东部边境相距很近。这里是这一地区的缺口，在大山与河谷之间提供了通往西藏的较便利的通道；但很像一个渔罟的入口，易进难出。西藏从来不曾作过民族迁移或世界征服大军的坦途，交通困难助长了它的封闭和保守，同时也保护了它的独立和民族的同一性。

除开尼泊尔之外只有印度和中国同西藏接界。印度离开它的生活中心较近，但由于大山阻隔受了一定的限制，但高僧，香客和商人的往来是不断的。朝向中国的一方，在最近有了公路以前，距离的遥远，气候的恶劣也使大量的交通受到限制。

种族

关于西藏的族源我们知道的很少。由于交通困难系统的研究受到限制，许多访问印度的西藏人都讨厌被当作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既缺乏古代的体质的资料，也因为他们的葬法是把人连骨头砸碎喂了鸢鹰和狗，缺乏现代人的体质资料。

民族学家们意见不一，他们在西藏人口中找到两种主要体型：一种是高个子，长四肢，钩鼻子和长头；一种是矮个子，高颧骨，扁鼻子和圆头。前一体型主要见于北部和东部的牧民也见于贵族家庭中，这可能和巴克斯顿 Buxton 描写的极古的高头颅种族有关，这和他所称的黄种人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突厥族和真正的蒙古人也和这一族系有关。后一类型主要见于中部和西部西藏的农民中。这些可能是从巴克斯顿说的黄种人支系中分出来的，另外也有人说是和古中国人同型的，或叫作巴里翁 Pareoan 族，现代中国人，缅甸人，

泰国人都是从它传下来的。很可能圆头型的人是人口中的基础，后来被长头人侵入而统治。另外可能还有相当数目的通过婚姻、掠夺，逃亡等关系形成的混合种。这是一个需要专家研究的问题。但以科学的准确性来说，西藏人不能被称为“中国人”。中国人两千年来也把他们当作另外的种族。

语言

西藏语属于藏缅语系，和汉泰语完全不同，虽然可能它们很早以前同出一源，就像许多种族从一个来源分出来一样。它是以单音节为基础的，语序是主词、受词、动词。许多专家说它是有音调的语言；但虽然它有各种音调它却不能和汉语的固定音调相比。

西藏文字和汉文也完全不同，从来没有使用过象形字。藏文是在七世纪时由印度借来的类似那时流行于北方的笈多(gupta)字。它有三十个辅音，四个元音符号，字形和写法从开始采用以来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现存的八世纪的铭文现代藏人可以顺利地读出来，除了一些古老字外，其它字句结构是很容易了解的。

人口

估计的差异很大。十三世纪蒙古人清查时只有三十万人。十八世纪彭纳神甫 Father Orazio Della Penna 估计达到三千三百万人。中国共产党最近发表的数字是 1,274,969 人。早先在1951年中国官方所作的估计是三百七十五万人。我们不知道后来这次人口调查是如何进行的，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包括整个“政治的西藏”的人口。没有更多的说明我们

就无法接受这个数字，因为它少于近来西方作家的估计数字很多，西方的估计是在五百万（Klaproth）与二百到三百万人之间。我比较相信这个数字。

一般认为，根据土地荒废的情况，人口是在减少。原因归罪于一妻多夫制。另一个原因是在寺院中有大量的独身男子。这些原因虽然听起来很响亮，但缺少系统和可靠的证据。

职业

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牧民。但每个西藏人，不论是贵族、喇嘛、村民、牧人或骡伕，内心里都是商人。这一倾向和朝山拜佛的习惯结合起来，就使他们贸易于各方，远至印度的圣地。这样就打破了他们思想的孤立。一种分散的职业性的贸易公司，在市镇里提供了一个小的但是很繁荣的中间阶级，其中包括了大贵族们的管家，政府的下级官吏，军队中的上级官员。还有一种不太体面的职业，是土匪们从事的抢劫，他们出没于北藏原野，常在交通线上袭击骡帮。他们的活动使地方官员无能为力，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冒险，商人们通过危险地带时多半结队自卫。有些土匪帮也附带到北方湖区采集湖盐运到远处市场上出售，有时甚至来到拉萨。

市镇

市镇是很少的。首府拉萨是最大的市镇，在中国于1952年占领以前有人口约25,000—30,000人，如果算上附近三大寺的喇嘛有45,000—50,000人。日喀则和江孜是次一等的市

镇，它们相离很近，距离拉萨不过120哩，各有人口12,000人和8,000人。

交通

在共产党侵入以前，有轮子的运输工具是没有的。运输只能靠驮运。道路一般都是崎岖而狭窄。所有大河上都没有桥梁，河上只有短距离的航运，除开少数木质渡船外，唯一的水上航行工具是牛皮船。

从195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修了很多公路。拉萨有两条公路和中国联系起来，一条是从打箭炉通过昌都到达拉萨，一条是从兰州经过西宁，黑河到达拉萨，从拉萨还有一条公路通到噶大克和日土，和从新疆来的通过阿克赛钦和拉达克东北部的公路相接，这一地区近来成为中印边境冲突争执地区之一，另外还有许多支线，有一条是从日喀则经过春丕谷到锡金边境，另一条是从普兰宗到里布勒克山口，紧靠尼泊尔西部边境。大概最艰巨的工程是康藏公路，那条路经过四条大河的峡谷和许多山地。

在拉萨河上已经修了桥，但直到1960年还没有听说在雅鲁藏布江上架桥，由拉萨到日喀则汽车仍须过渡。

在拉萨附近和西藏西部已修了飞机场。

气候、植被及其它

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介于干燥的新疆与温湿的喜马拉雅山之间，海拔从第杭峡谷的2,000呎到额非尔斯峰的29,000呎，气候、雨量、植被有很大差异，例如拉萨河谷海拔为12,000呎，气温在夏季为80°，冬季也很少降到华氏5°以

下。在高原地区17,000呎的地带，有纪录的最高气温为华氏45°—65°，最低气温为零下27°，加以寒风狂飏。雨量也很稀少，约为6—8吋。

在高原上除了野草之外很少其它植物，但在河谷地区，青稞、小麦、豌豆、荞麦都生长得很好；杨柳、白杨、核桃是最常见的树木。

还有大量的可耕地没有开发，现有耕地如果改善耕作技术也可大大提高产量。目前农产品的收获量可以满足需要而有余，在中国人进来以前有人告诉我，他们有足够三年消费的存粮。此外还有大量的山羊、绵羊和牦牛。

经济

虽然西藏的农牧民穿着他们自织的氍毹衣裳显得很整齐，可以给人以经济不富裕的印象，但灾荒和饥饿是很稀少的。人民结实耐劳；西藏农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清苦而没有享受，但可以认为较亚洲的其它许多地方都高。

从整个情况来看，西藏依靠它的四邻，而维持了经济的平衡。西藏人自己生产主要粮食和纺织自己的衣着，依靠外面供给的商品，主要如由中国来的砖茶，瓷器，绸缎，和由印度来的铁、铜、棉织品，宽面布，米、糖、日用杂货等。西藏输出羊毛，皮革、珊瑚等，年值约达250,000英磅，可以支付进口商品而有余。

西藏的矿藏有时被认为很富饶，但在共产党入侵以前，从来没有正式勘测过，也没有打算开发过。在西藏西部偶尔用古法淘金，东部在一些河上也可以从沙里澄金；已知有小量的煤、铁和铜，但由于宗教的原因，开采是被禁止的。

1952年以后中国人探测的结果我们一无所知。

性格与社会习俗

从十七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神甫达斯维多，(Father Franciseod' Azuedo)，和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英国的使节波格尔(George Bogle)和特尔纳(Samuel Turner)，印度的政治官柏尔爵士，直到二十世纪的登山家与探险家哈拉(Heinrich Harrer)都一致认为西藏人是和善，谦逊诚实和开朗。他们非常诙谐，会享受闲暇，富有智慧和自信；他们很尊重妇女。他们有传统的好态度，仆役与农民以服从和恭敬行事，但并不排斥他们表现自己的独立意见；在贵族和上层社会中间你将发现大方不拘，像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阿谀奉承是没有的。西藏人对家畜的爱护使许多旅行者有深刻的印象。

这些愉快和可爱的品质并不排除严峻，这表现在严厉惩罚罪犯方面，但和残忍及施刑取乐无关；它只是反映生活朴素和缺乏奢侈品以及环境的严刻而已。偶然也有激动的热情奔放，但很少有情绪的爆炸和粗暴。

这些概括是根据访问西藏者所经常接触到的人作出来的。他们是居在藏西和藏中的村民和拉萨的贵族。正如方言和装饰在这样一个大国内有很多差异一样，人的性格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和定居的农民相比，牧民不仅更耐苦，而且腼腆、多虑和迟钝。在政治的西藏与民族的西藏之间，性格的对照，如中部西藏和东部及东北部藏人之间的对照更为明显。最著名的是安多娃和康巴，前者居住于玉树与青海湖之间，后者分布于扬子江金沙江上游与汉区的边境。他们一般

是比较活泼，勇敢而急躁，较之中部西藏人更爱闹事。他们以大胆，粗暴闻名，这一性格常变为野蛮。他们，特别是康巴人，分成许多氏族派系，经常打冤家或械斗。这些人就是最近常听说领头起来反抗中国人的。

宗教

作为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最有影响的是他们对宗教的虔信，每个西藏人的思想和行动都为宗教所主宰。

西藏的宗教是大乘佛教的一种特殊的发展，七世纪时由尼泊尔、印度和中国来的法师们播下了种籽。最初的神殿、庙宇建于松赞干布时代。佛教逐渐排斥了原有的本教，在这种过程中它吸收了一些本教的成分。下面的历史将说明在经过了无数的起伏后，西藏的佛教集团在1642年终于完全取得了世俗的权力，从那时起就成为西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政和教几乎成为可以互相替代的名称，所有政治事务都必须服从于宗教的需要与利益。

西藏宗教最出名的方面是，寺院的宏大和众多；喇嘛的转世制度，这一制度从十二世纪就开始，其中达赖喇嘛是主要的例子；发现达赖喇嘛转世的方法；跳神，被误称作跳鬼；降神；苦修等。人们知道的比较少的是有大量的静修僧，他们把一生都消耗于坐静、学经和传法，另外还有大量同样虔诚的执事僧，在寺院里执行纪律和管理寺院的财产。在俗人生活中，每天的宗教活动也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敬信，定期坐静也是每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在西藏，几乎每一个家属至少要出一个人去当僧人，这

样就造成了寺院人口的巨大比例。柏尔估计僧侣数目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喇嘛这一名称意思是“尊者”或“上人”，只能给予那些高级的僧侣，不应当没有分别地用于寺院的一般僧人和小徒弟，妇女允许出家，但尼姑的数目比僧人小得多。

西藏宗教的影响越过了它的边境，并影响了邻国的政策。在西藏的内部事务中，宗教的力量发生过重大效果。它使全民热情而无疑问地接受它。既接受了它所教导的宗教实践，又接受了它所教导的人生哲学。除了少数宗教法师，很少有人批评。像皮尔斯·普劳曼那样的人，是没有的。

（译注：皮尔斯·普劳曼是19世纪英文头韵诗《皮尔斯·普劳曼的幻梦》中的主人公。这部诗讽刺和抨击僧侣，颂扬简朴生活。以类似《使徒行传》的题材，追述一系列的梦境，具有寓言性质。）

西藏人宗教信仰的深度，1716—1721之间住在拉萨的耶稣会神甫德西德里也有记述。他精通藏语。他把西藏人对宗教和僧侣的虔敬与基督教的行为相比，而表示羡慕。

不论像有时人们说的，西藏人被有意地拿佛教来驯服了，还是本来就欢迎这种适合民族性格的宗教，宗教的统治导致了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不喜欢任何变革，却是事实。西藏人觉得他们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内部的”特殊组织里，对外来的干涉一直深有反感。但他们的性格，虽然不免于迷信，却使他们不是绝不容忍或走极端，他们随时都用别人的一“外部的”人的一宗教行为评价他们。